

#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 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 今启动

# 邀你表达“美”的心声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扫码看名家祝贺美文征集启动



▲ 美文征集启动仪式上午举行  
◀ 首批加入“《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的单位代表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今天,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新民晚报社、中共虹口区委宣传部、阅文集团联合主办的《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及“《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在左联会址纪念馆启动,邀约大家一起写美文。首届“左联月”系列活动同步开启。

“《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启动仪式之

后,精彩活动将贯穿全年。4月举行《夜光杯》市民读书会;5月至8月举办“《夜光杯》进校园”系列活动;9月举办《夜光杯》读者周活动;10月在“《夜光杯》之夜”揭晓本次活动的人选名单;12月举办《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入选作品新书发布及研讨会。

### 在起点处期待

“期待”,是作家们对于“《夜光杯》美文大赛”寄语中提及最多的一个词。冯骥才、梁晓声、赵丽宏、陈丹燕表示:“《夜光杯》很美,期待你的参与。”

参加启动仪式的学者专家中,许多人把《夜光杯》看作一个“文学的起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海甫看来,“《夜光杯》青年写作计划”是一次写作“打捞”行动,也是一个“筑底”工程,鼓励青年以“纸和笔”书写“真善美”。他认为写作能整体展示作者的思想情操和审美旨趣,也能从一定纬度检验写作者与时代和文明的联接能力。写作训练的是大学生的整体思想和文字表达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当下尤其重要。从这个意义来说,“《夜光杯》青年写作计划”是一场“及时雨”,他们愿意一起携手把这场写作行动在大学以及社会上推广开去。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也是《夜光

杯》的作者,他把《夜光杯》比作“文学的苗圃”,“从中走出了很多享有盛誉的作家和诗人,以及艺术家。我们不仅要通过《夜光杯》的园地吸引更多人讲好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讲好上海的故事,进一步讲好中国的故事,为新时代的文化繁荣和文艺兴盛作出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项静把关注点放在了身边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生活,学习与写作,越来越成为当代写作的中坚力量。“这类主题写作活动,是有效而直接的中介,链接青年人与城市,也是他们深入历史和社会经验的契机。”

《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张予佳认为,《夜光杯》副刊为具有突出写作天赋与潜力的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尽情展示的舞台,也为充实海派文学创作力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续动能。



《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

创刊于1946年5月1日

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副刊

### 于生活中寻美

《夜光杯》的“美”始终萦绕于心头。站在绿意初绽的树影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吴俊谈到,《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的启动地点正是左联成立的会址,中国当代青年写作与红色文化的结合将对年轻一代的写作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在张予佳看来,《夜光杯》提倡的“美文”是“文学之美”,这种美既可以容纳与体现生活之美,也能从容发掘日常生活流水生活之下深刻的暗涌,如何在千字文的篇幅内,彰显文学之美,即便对于

成熟的作者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写作功力的检验与体悟。

《夜光杯》在《萌芽》杂志社社长吕正的印象里首先是很美,从选取的文字,到排版呈现的方式,都有着纸质年代特有的审美。“‘美文’是一种要求,字数限定下,要写得美,其实蛮难的,无论是自己创作,还是日常工作中,我理解的‘美’从来不是辞藻的堆砌和遣词造句的繁复,而是要把叙述当做作曲,有节奏地呈现。”

本报记者 徐翌晨

## 上博讲坛

### 流传于乡里民间的《搜山图》

# 凭想象把水里的鱼怪画成龙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个主题的绘画作品不同于历代名家笔下的山水人物画那样引得文人雅士追捧,却能历经宋元明清千年时光而流传于最广泛的乡里民间,那就是《搜山图》。《搜山图》描绘的是神兵神将搜索山海,捉妖除怪的精彩场景。传世《搜山图》有十数本,收藏在包括上海博物馆在内的世界各大博物馆及私人藏家处。与中国绘画史中阐述详尽的文人画非常不同,《搜山图》只能通过不同版本的图像资料探索。

昨天,在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联合打造的公益文化品牌——“上博讲坛”上,长期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和书画主题策展工作的上博副研究员孙丹妍谈到,自己就是因为看到了上

博物馆中一件不为外界所知的《搜山图》后,产生了研究兴趣,“不同朝代的画家作品,受到当时的宗教典籍、民间传说、诗词歌赋等的影响,包含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孙丹妍说。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道子墨宝图》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搜山图》的图像资料,为道教绘画的壁画粉本。此本为后来的“搜山”主题提供了基本的“三段”图式——督战的主神将、陆地擒妖、海上擒妖。陆上的妖怪有虎、猿、羊等,海上则主要是龙形水怪。后代《搜山图》都在模仿《道子墨宝》,尽管民间画工亦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可是在长期的流传中仍不免出现传摹的讹误。

比如,《道子墨宝》中主神将身后有一组

侍从,其中一人双手抱着一条环状物,应为一条玉带,玉带自唐代以来就是显贵的象征。《道子墨宝》只简单描绘了玉带的形状。只有波士顿美术馆与云南省博物馆所藏的《搜山图》中保留了这名侍从的形象,然而这两本中玉带都变成了盆状物,这显然是画工把弯曲的玉带理解成了盆边的形状。波士顿本的作者在其后加了一个底面,云南本的作者甚至细致地画出了盆底的花纹以为装饰。

孙丹妍提出,龙形水怪形象的转变也可以在佐证后代画工在画面细节上的“误解”。诸本留存海上场景的《搜山图》,都把海中要降服的主要妖怪描绘为龙,于是产生一个问题,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祥瑞,为什么在《搜山

图》里成为妖怪?细看《道子墨宝》,神将在海中降伏的其实不是龙。它形象更接近流行于唐宋时期雕塑与器物中的“摩羯纹”。摩羯的形象出于佛经,南北朝时从印度传入中国,又与中国“鱼化龙”的传说结合,在唐宋时期形成了一种以龙首、鱼身、双翼为主要特征的纹样。摩羯原是一种水中的怪兽,受佛法点化后成了神物和祥瑞。孙丹妍提出,《搜山图》表现的是降妖,则神兵擒拿的一定是妖怪,而非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吉祥神圣的龙。因此,《道子墨宝》里在水中的龙形怪兽应是以摩羯为基础想象而成,在身体部分参照了龙的形象。“图像在流传的过程中其实不断地在被解读与修整。”孙丹妍说。本报记者 徐翌晨